

秋至,微凉,空气里萦绕着不动声色的静气。早起来医院体检,从电梯里出来误闯住院区,慌张走过,瞥见病房里患者走动、热水房里家属排队打水的场景,以及保洁员弯腰打扫的身影,我的内心一阵莫名的悸动。医院就像一座白色城堡,它自有不同的时间刻度——那是肉体的衰老、生与死的界限,仿佛时刻提醒着不知餍足的高级动物:人生除了享受,还有难受。

每次进医院,我都心虚不已,只因身体“欠账”太多。多少次饿着肚子拼命熬夜,多少回杂事缠身深夜失眠,还有被压弯的颈椎和腰椎,都一股脑儿地找上门来,要一一清算。人到了一定年龄,囊肿、结节、突出、增生等,不再是躺在病历上的医学名词,瞬间沦为体内的隐形黑洞,叫人坐立不安。超声室外排起了长队,因为空腹憋尿,很多人已不耐烦,来回踱步,门外一位坐在轮椅上从住院部过来的老大爷,反而很是安静。大家都戴着口罩,口罩在隔离病毒的同时,也很好地为每个人遮掩住了内在的焦虑。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轮到我,当我做完彩超从里面出来时,顿觉肝、胆、胰、脾、肾轰然大动,集体发出嘲笑声:“这回害怕了吧?你若视我们如空气,我们决不饶过你!”

一上午的检查,穿梭在各科室之间,仿佛行走在生死边缘,我竟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平日里闭口不谈的屎尿排气、起居规律,原来才是身体的晴雨表。做碳13素呼吸试验,先向集气袋里吹满气拧紧盖子,然后喝下温水冲服的幽兰显试剂,半小时后再向另一个集气袋里吹满气,同样拧紧盖子。以前我做过一次胃镜,对试剂特别敏感,便先静观别人怎样实操,再随之模仿。拿起试剂一饮而尽,旁边的人打趣说:“你真实在,喝得这么干净!”我笑作一团,“酸酸甜甜,还没喝够呢。”其实,这些都不过是紧张罢了。想想,肉体只是行走人世间的臭皮囊,无论做什么医学检查,都是给臭皮囊画个像——做个透视图,以这种方式与它“对话”,重新认识自己。

最高明的灵魂画手当数曹雪芹。《红楼梦》里的刘姥姥,是个不折不扣的丑角,初读我只觉好玩,仅那句“老刘,老刘,食量大似牛,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”就着实叫人笑喷。而吃过饭后“舔唇咂嘴”,连道谢都是“说得粗鄙”,以及“猛吃海喝”“鼾齁如雷”“失脚跌跤”等,都与荣国府的

【有所思】

给皮囊画像

□雪樱

贵族生活格格不入,因而她被黛玉笑称“直叫他是个‘母蝗虫’就是了”,而她用过的五彩小茶盅,妙玉嫌脏欲丢弃。回到现实中,我在不同场合见到过“刘姥姥”:快餐店里呼呼扒饭的环卫工大姐,菜市场厢式货车里打瞌睡的大婶,小区里挨个垃圾桶捡废品的老奶奶……还有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妪让我印象深刻。那天下午在超市门口,有个小女孩扬着手,要把咬了两口的冰糕扔掉,直抱怨“太难吃”,路边歇脚的老妪上前一大步,说“别扔了,给我吧”,两只脏兮兮的手接了过去,就坐在路边吧唧着嘴吃了起来。那一刻我顿觉脸上臊臊的,那个害羞的人仿佛应该是我,因为她让我看到了自己的虚荣。就在我做完检查离开医院的时候,已是晌午,看见食堂侧门走廊的连椅上躺着一位乡下老太太,她蜷缩着身子,头枕着碎花布兜,那双手工缝制的千层底黑布鞋格外令人瞩目。不知她是进城看病等待下午出结果,还是陪床家属跑出来打个盹儿,但她让我想起我的姥姥,我蓦地红了眼眶,也愈发理解了《红楼梦》。

曹雪芹对刘姥姥的设置,也是为皮囊做个“透视图”,不过是以文学的名义。他以乡下人进城闹出的笑话衬托肉体的丑陋与人性的微妙,同时映照出整个大观园的虚荣与颓势。刘姥姥五进荣国府,前80回出现两次,初次是来打秋风,第二次是前来道谢,后三次出现在第113回、第119回,她的出场频率由缓而急,由疏而密,越到后来越频繁,预示着贾府日趋走向衰败,传递出荣国府的生命力快速消失。另一方面,对贾母来说,“想个积古的老人说说话”,对所有人而言,刘姥姥也是“女篋片”,即女说书人,具有解闷的功效。如第39回所写,“刘姥姥吃了茶,便把些乡村中所见所闻的事情说与贾母,贾母益发得了趣味……彼时宝玉姊妹们也都在这里坐着,他们何曾听见过这些话,比那鼓目先生说的书还好好。”或许,曹公正是以刘姥姥的粗鄙和“补位”最终实现对贾府的救赎——她接替贾母这位命运之神,弥补她所流逝的生命力;她救了巧姐,是报恩也是因果。如她所说,“姑奶奶定要依我这名字,他必长命百岁,日后长大了,各人成家立业,或一时有不遂心的事,必然是遇难成祥,逢凶化吉,却从这‘巧’字上来。”巧姐最终得救,是贾府的造化,何尝不是粗鄙生命的扭转乾坤?

粗俗的、卑贱的,甚至是脏污的,乃是生命之本质,亦是皮囊之镜相。“质本洁来还洁去,强于污淖陷渠沟”,很多时候,现代人所不齿的吃喝拉撒,日常所厌弃的屎尿排气,既是制造毁灭,也是孕育新生。就在这毁灭与新生之间,生与死悄悄对谈,又紧密相连,每个人都应勇敢直面。正如诺奖女诗人露易丝·格丽克的诗行:“生出来,身体便与死亡定了约/从那个时候起,要做的一切都是欺诈。”在身体面前,人最容易不长记性。因此,臭皮囊的画像,不啻于一记警钟,让我们放下虚荣与清高,善待自己。

【在人间】

回到少年

□李培乐

疫情下一次特殊的年假,让故乡变得如此亲近。似乎又回到了童年,回到了那个赤脚奔跑在乡间小路的年代。

计划好的西藏之行,因为疫情的原因,一再调整。从林芝入藏,变成日喀则入藏,最后通知取消订单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,让提前一周计划的年假成了无所期待的日子。闷热的夏季,本想逃离的日子,难道成为最无聊的回忆?

于是,故乡、回家出现在脑海里,马上就清晰而坚定,这个假期也有了最好的归宿。平常,每次回家都是行色匆匆,往往是屁股还没有坐热又要启程,这次算是难得的长住。

本来父母还在担心疫情之下西藏的安全,转而却听到了回家的消息,对他们来说,这或许是这一年最让人开心的事情了。失落变为期待,故乡的假期也就排上了日程。

回到家,说这次可以待一周,父母笑得合不拢嘴,特别是看到个头早已超过我的儿子,他们眼中的欢喜更是凝结在堆满脸上的褶子中,这就是俗话说的隔代亲吧。蚂蚱、炸方瓜花、炖藕……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,可谓慰心者家乡味也。

在乡村,空调变得毫无价值。即便是烈日当头依然凉爽的风,让在城市习惯闷热的自己,每个毛孔都透着舒畅。夜晚到来,蝉鸣声见小,鸟儿也进入了梦乡,那扑面而来的凉爽,让睡在凉席上的我不免蜷缩了身体,赶紧拉来薄被抵御“寒冷”。而此刻的朋友圈,城市里的好友们依然在抱怨着天气的闷热。

接下来的行程,可谓丰满。果园采摘,那鲜红的有机大李子挂在枝头,在蝉鸣的陪伴下,一颗颗小心地采摘入筐。“枝头上的,大个儿的,香甜!”只可惜,再也不是少年时善爬的自己,只好回一句“下边的一样好吃”来搪塞。如果是儿时,肯定会乐在其中,如猿猴攀爬,采摘最有难度的李子。如今,烈日下的采摘,虽然乐趣依然,但闷热却也在折磨着自己,衣服一拧,全是汗水。那个时候,更想找个水库,一个猛子扎进去,让自己彻底凉爽下来。可是,看到母亲同样大汗淋漓却专心采摘,做儿子的也不由得坚持下来。除了闷热,那似乎有着“金刚钻”的花蚊子,瞬时就在身上留下了一个个红疙瘩。

粘知了,在众多80后心中,是必不可少的记忆。长长的杆头,粘上自己洗出来的面筋,和儿子一起走出家门。此时儿子的角色,就是儿时小伙伴的角色,他们是我必备的助手。当年,每次出门,都有四五个小伙计跟随,从杆头摘下知了、摘掉知了翅膀、添面筋等无一不是他们完成的。那是一个团队,当年一天粘个二三百只知了纯属家常便饭。现在知了猴成了轻奢美餐,野生的更是难得。每到旺季,满树林都是手电筒,知了的数量也严重下降。

和儿子一路前行,只听蝉鸣声,不见知了影。顺着盘山公路走到山半腰,愣是一个知了没有见到。好不容易在小水库边的青杨树上第一次见到知了的身影,

二十几年没有使用的技艺有些生疏。慢慢靠近,屏住呼吸,手却止不住地抖,随着一声蝉鸣,这次尝试以失败告终。看着儿子失望的小表情,内心坚定了前行的决心。儿时奔跑的小路,现在被近一米高的茂盛的杂草覆盖,虽然小心翼翼地拨开,身上免不了留下火辣辣的印记。一路前行,一路失落,儿时随处可见的蝉,似乎只剩下了声音。在原来的果园、现在的树林里,几经辗转,终于找到一只在可触空间的蝉。果断出手,对准、撞击,又是一声蝉鸣,还有它在面筋上扑腾的身影。“粘住了,快过来!”音量之大,超过自己的想象,声音中更带着一种释放。儿子快步上前,看到在杆头扑腾的蝉,瞪大眼睛观察着,好奇、快乐、满足都呈现在脸上。“开胡了!”这给了我们莫大的勇气和自信。

继续搜寻,在一条沟里,我们见到了儿时的情景,几十只知了密密麻麻排在树干上,争相鸣叫着。不断提醒自己,不要激动,要稳住,可是,谈何容易?不知道该对准哪只,一杆子下去,吱吱吱瞬间飞走一大半。我和儿子同时叹了一口气,然后粘杆再次举起。一戳,没有戳中,满心失落,以为又是无用功,没想到的是,这只蝉居然抬了抬屁股,丝毫没有飞走的迹象。第二次,准确捕捉。它让父子俩的笑声长时间回荡在树沟里。接下来就非常顺利了,一只接着一只,最后清点,11只。虽然和少年时代的数量不同日而语,但是足以笑着回家。

“天天捞鱼摸虾,数你最厉害!”邻家大叔嘴中的“你”就是如今已届不惑之年的我。那时候父亲有喷灌机,他走到哪里我到哪里,哪里的水被抽干,我立马开始干活,几乎总是两腿沾泥,双手满载而归。在物质贫乏的年代,小鱼小虾、螃蟹都是难得的美味。这次,完美复制儿时的工具,一个塑料桶里面放上骨头和馒头,带着妻儿,开着农村的时尚座驾三轮车,出发。

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,放桶,等待。骨头的香味,很快引来了一群小鱼,它们围着塑料桶转,不时打量,一遍遍试探。看着心里那个着急呀,进去呀,快进去呀!可是,它们都精着呢。等待中,赶紧给妻儿普及此水库的知识,“泉水形成,水质清澈,儿时的游泳圣地。”在谈话间,水鸭子划过水面,燕子在不停地点水,这让久居城市的妻儿甚是满足和享受,也更加体味到我对这个小山村的热爱。

“有鱼进去了,赶紧!”在他们的期盼眼神下,我动作娴熟地拉起,四只小鱼在里面拼命游动。放进小桶里,才得以看到这些野生小鱼的活力,面对伸进去的手,躲闪速度惊人。这四个小东西,就像是快乐的精灵,一下点燃了我们的热情。第二次,是满足的收获,一下十几条。看见鱼鳞在水桶里泛光,兴奋和惊喜溢满每个人的脸庞。接下来再提桶,两条、零条、零条……让我们感叹,它们真是太聪明了。

夕阳西下,乡间的小路上,一辆三轮车正赶往回家的路,车上有一位少年,半头白发。

